人海茫茫

江雨薇

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放假最开心的莫过于躺床上睡到自然醒，无奈家里一老一少一心想去旅游，我正暗自庆幸买不到动车票，孩爸说不就三百多公里嘛，我们开车去！瞧他那口气，感觉开车去武汉吃一碗热干面，比去淄博吃烧烤还拽！

气温骤热又骤降，反复无常，5月2日有雨，临出门，我又抱了床小薄被子准备带上车，怕回来时，孩子在车上睡着受凉。孩爸说这么热的天，带被子多余，我觉得有备无患，坚持要带。气氛有点火药味，孩爸铁青着脸冲撞我，就你惯孩子，你怎不把床也带着？我反而一下被他气乐了，笑出了眼泪。孩子说，整天就听你们俩吵来吵去，你们不烦呀？我笑，古人说的好，夫妻俩争争吵吵，白头到老。生活的本质就是磨牙。

早知道节假日高速堵车，没想到真被堵得很实在，还没出六安，前方有三辆车连环撞，我们后面堵了一大片，挪一步停三步，车速堪比拱卒。导航预计中午到汉口，直到下午近五点，我们才抵达。眼看天快黑了，行程第一天，不能啥都没干呀，我们首选到附近的武汉博物馆参观一下，走到那，吃了个闭门羹。再搜索附近的景点有宝通寺和江汉路步行街，估计寺庙天黑也会谢绝参观，我们决定到步行街转一圈，吃一碗正宗热干面。

步行街距离我们4.9公里，若走去，就没劲逛街了，我们决定坐车。武汉街头的出租车随处可见，招手即上。司机开着导航，明显也不认识路，搜索目的地线路，说步行街不远，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怎不去黄鹤楼？我们说今天晚了，明早再去。司机和孩爸攀谈着，大约十几分钟，我问快到了吧？司机说大概还要四十多分钟。我感觉不对劲，不到5公里，怎会那么长时间？司机说，我送你们去黄鹤楼呀，这个时间段人少。我说谁让你去黄鹤楼的？到那都快6点半了，天都黑了，能看到什么？司机还在继续开往黄鹤楼，你们可以看夜景，然后坐轮渡过江回来。我质问，这个点，黄鹤楼还能进去吗？若进不去，我不付车费！司机立马翻脸说，不收钱了。撵我们下车，怕到了目的地扯皮。孩子爸坚持付了17元车费，还责怪我去黄鹤楼就去黄鹤楼呗，司机也是好心，趁人少送我们去，省得人多排队。

下车地到步行街3公里多一点，重新打车。一上车，司机就不停游说，你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吧？步行街人太多，真没啥好玩的，去了就看人头，不如送你们去宝通寺。我态度坚定天晚了，就去步行街。离步行街入口还剩800多米的时候，司机非让我关掉手机导航，说导航的路走不通，又开了十分钟左右，才让我们下车，3公里多一点的路，车费28.5元。

步行街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有的地方有几百人排队，太拥挤，我也没瞅见是卖什么的，孩子说是火爆全国的奶茶——茶颜悦色，很有特色，还不贵。虽然生意火爆，全国加盟店却不多，六安也没有。孩子见我询问，以为我感兴趣，进入一家不是太拥堵的店面，排队点“茶颜悦色”给我尝尝。

我和她爸在街头溜达，寻找武汉热干面的招牌。“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……”远处有一男人在卖唱，地上放着他的身份证和他妈妈的照片及病情，我情不自禁泪目了，迅速从钱包里掏出很久没有用过的纸币，默默放进碗里，赶紧转身离开，我怕自己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情绪失控。今年，母亲去世已二十周年了，只要有人提及和母亲有关的话题，我心中依然会过不了失去母亲的那道坎。

武汉的步行街和全国各地的一样，什么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、杭州包子、南京鸭血粉丝汤……集全国各地的名吃于一身，唯独没找到一家“武汉热干面”的招牌。孩子点完奶茶和我们汇合，说奶茶要一个小时后才能拿到，并告诉我们没找对招牌。武汉热干面的老大是“蔡林记”，近百年的老字号小吃面馆，其热干面，晶洁爽口，味道鲜美，全国各地都有分店。我惊讶孩子真是长大了，接受新事物和知识面都比我们宽广。

边吃面边讨论第二天的行程，孩子怕再遇堵车，建议坐地铁到黄鹤楼，她爸嫌弃网上预定的宾馆条件太差，没有通风窗户，气味难闻，坚持一早退房，带上行李开车到黄鹤楼，然后在附近重新找住处。古人说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如今是不听小孩言，堵车在眼前。

从汉口的宾馆到黄鹤楼10多公里，导航预计开车30多分钟抵达，结果堵了将近五个小时。汇入茫茫车海，车与车前后左右的距离都不足三十公分，中途若想退出，根本没有回头路，只能静等向前。跟车速度稍微慢点，有性急的人利用那一点点空隙，变道加塞，变道后又发现，新车道比原先的车道更慢。费九牛二虎之力把车停进停车场，好不容易到了售票处，工作人员却说由于园区内有好几万人，人流量太大，为了安全，停止售票。才中午1点，已停止售票，很多和我们一样排几个小时队，才把车停好的外地人，都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。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友好，很耐心地安抚游客们的负面情绪，一遍又一遍解释。

由于孩爸坚持要开车，一天的行程又被打乱，心里很窝火，听工作人员说平时都是早8点到晚5点，我拿昨晚司机的事朝他撒气，干什么事都固持己见。你听听？昨那个司机撵你下车，根本就不是我的态度问题，是他明知进不了黄鹤楼，恼羞成怒才撵人的，你还非要给他钱！孩爸自知理亏，也不作声。乐呵呵地寻找补救办法，听从工作人员推荐，坐船游东湖。

买了东湖的往返票，工作人员让我们在指定的地点等大巴送我们去东湖，这时才告诉我们大巴只负责送去东湖，不负责接回，往返票是指坐的船，下船后，若要回来，自己看情况坐地铁或公交。忽然感觉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旅行，随波逐流，一路拥堵，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根本没法直接抵达理想中目的地，即使你买了往返票，也没人对你的全程负责。

东湖绿道，世界名湖，人民乐园，缘水而生，因水而兴，明镜般的水面映着树木的倒影，是城市的生态绿心，是市民徒步、骑行的好地方。此刻，人流乌泱乌泱的，人头攒动，人被人流推着前行，像是赶一场集会，根本体验不到散步赏景的闲情逸趣。排队坐船的长龙延绵几里，排一个多小时才临近码头。码头附近又有一大片铁栅栏隔离带，九曲回廊，毒日头下排队，硬是让我有了重回世博会的感觉。

第三天一早，终于按预期进入黄鹤楼公园，排队登楼的，又是人山人海，简直让我怀疑这场旅游的意义何在？身边有位年轻的父亲和孩子说，这排队不快活吧？还不如搁家睡觉打游戏呢，下回可来了？孩子咧着嘴笑，不作声。“你知道岳飞为什么被封为鄂王吗？这是因为，岳飞军事生涯的相当一部分时间，都是在湖北度过的，岳飞发动北伐时，就驻扎在武汉，并将武汉作为北伐部队的大本营……”身后一个很有磁性的男中音，一直在低声细说和武汉有关的历史人物及诗词，我听得入迷了，心生敬意，忍不住回头看一眼。一位戴眼镜的斯文男人，身边的儿子和他差不多高了，孩子听父亲的讲解，时而点头，时而补充一两句，我想这才是带孩子旅游的意义吧。

被人流裹挟着，终于登上黄鹤楼的二楼，完完全全感受了一回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，也可以挤挤挨挨，亲密无间。密密麻麻的人群，真让人担心把楼压塌了。二楼的墙上有近代名人的书画，置身拥挤喧闹的人群，根本无暇欣赏。有些人受不了拥挤和污浊的空气，随人流沿廊檐走一圈，直接就下楼了。我们被人流推动着，上到三楼，廊檐有风吹来，顿觉舒爽，绕廊一周，外面的风景和在二楼看见的一样，只是室内的壁画不同，也没有什么新颖别致惊艳之处，这样的环境只适合三两好友边走边看，边谈古论今，边吟诗作对。登至四楼，能看见远处的长江和大桥，孩爸不由自主吟诵起“风樯动，龟蛇静，起宏图。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”瞧他那豪迈的激情，这样的景致，就应该屏蔽所有的嘈杂声，听身边的人朗诵这样的诗，这才是旅游的情调。

登至顶层，眺望远方，我感叹没想到这么多人来武汉，还以为都去淄博吃烧烤了呢。随口问孩爸，黄鹤楼始建于哪一年？他笑我孤陋寡闻，现在我们登的这黄鹤楼是1985年新建的，原来的楼因为兵火频繁，被毁坏过多次。他又指了指长江大桥，黄鹤楼原址位于长江南岸的黄鹄矶上，始建于三国东吴时期，原为军事用途的瞭望楼，由于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，占用了黄鹤楼旧址，才建在如今这个地方。

从人烟相对较少的顶楼，下到二楼又开始拥挤不堪，看到有人就此放弃继续登顶。身边的一位妈妈对孩子说，幸亏我们坚持到底了，否则和他们一样半途而废，就看不到上面的风景了。孩子的爸爸接着说，你看，越是底层，人越多，这就像社会的阶层。也不知道那个6、7岁的孩子是否能听懂。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

走出了黄鹤楼公园，站在长江大桥上，吹一吹武汉的风，看那一艘艘巨轮，在滚滚的长江里，也变成沧海一粟，无比渺小，茫茫人海又有什么放不下的执念呢？

散文

母亲的远见

刘平

黑夜像一块幕布，从远处铺展过来。李德亮已经在窝棚里躲了两个多小时。那是一个废弃的窝棚，村民守菜地搭建的。现在这季节，地里最后一批菜都收了，窝棚就废弃了。李德亮想等天黑了再进村回家。睡了几天桥洞，一身又脏又臭，他不想人们看见他这个样子。

蜷缩在窝棚里的时候，李德亮心乱如麻。两年前，他还是一个老板，城里有别墅、开着公司。可现在，公司倒闭了，别墅卖了，仅有的三万多块钱，也被那个女人卷走了。无路可走的李德亮，只好硬着头皮回来了。

如果有五万块，李德亮的公司就有机会起死回生。回去洗个澡、换一身衣服，明天，李德亮想找几个村里的朋友试试。五万块，只要能借到五万块，就有希望。虽然李德亮知道，现在自己开口借钱会非常困难，但他还是想试一试。

天已经黑尽，连一颗星星也没有。李德亮钻出窝棚，幽灵一样进了村。虽然路很熟悉，但因为天黑，李德亮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。

悄悄摸到那个熟悉的小院子外面，李德亮突然没有了进去的勇气。老母亲独自一人守着小院子，李德亮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老母亲。

可现在，老母亲守着的这个小院子，成了李德亮最后的港湾和依靠。

在城里买了别墅后，李德亮曾把老母亲接去一起住。他想让老母亲好好享几天福。可住了不到半年，老母亲就非要回老家。李德亮问：“妈！好好的，回去干啥？您一个人。”老母亲的目光里露出一种担忧，说：“我心里不踏实。”当时，李德亮不明白老母亲说的是啥意思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正是他开始发昏的日子。

事业刚开始的顺利冲昏了李德亮的头脑，他老板的派头越来越大、谱越摆越大、投资越来越草率。老母亲说他，他还说：“妈！生意上的事，您不懂。”结果，公司情况一年不如一年，最后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掐指一算，老母亲已经回来快三年了。

仿佛预见到李德亮早晚会有这一天一样。老母亲回来后圈里关了猪、栏里圈了鸡鸭、地里种了瓜果蔬菜，一个人把小院子里里外外料理得生机勃勃的，好像就等哪天李德亮回来一样。李德亮在城里混不下去了，老家总还有个安身的地方。

李德亮心里庆幸当初老母亲回来了。不然，跟着自己，得受多少罪！

屋里传出电视的声音，李德亮知道老母亲还没有睡，在看电视。这时候，寒冷和饥饿已经让李德亮顾不了许多，他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小院子。

敲开门，老母亲一脸惊愕！

“先去洗个澡。我给你弄吃的。”老母亲说。老母亲找出一身干净的衣服裤子放在椅子上。那些衣服裤子都是当年李德亮丢弃的，老母亲觉得可惜，就洗干净收了起来。

洗了个热水澡，李德亮觉得浑身舒坦。穿上干净衣服出来，老母亲已经做好了菜：一盘炒鸡蛋、一盘花生米，还有枸杞泡酒。老母亲说：“亮子！你累了，喝点酒吧。你二舅拿来的，他自己烤的高粱酒。”

看着老母亲的满头白发，看着那张笑眯眯的脸，李德亮突然想哭。

看着李德亮倒上酒、拿起筷子，老母亲揉揉眼睛，说：“亮子！你喝着，我去给你铺床。”

李德亮“嗯”了一声，眼泪“吧嗒”“吧嗒”落下来……

干净的被子、床单、枕头。一夜，李德亮睡得很香、很沉。

第二天早晨，李德亮起床整理床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枕头边有一张农行卡。李德亮迟疑一下，把卡拿在手里，眼里突然闪出一缕亮光。也许，昨晚老母亲铺床的时候就把银行卡放在枕头边了，只是因为太困，李德亮倒头就睡了，没看见。

李德亮拿着银行卡问老母亲，老母亲微笑着说：“卡里有五万多块。”

“妈！您哪来这么多钱？”李德亮问。

老母亲看着李德亮，平静地说：“你给我的。”

李德亮这才想起，自己事业顺利的时候，每个月都给老母亲八百元做零花钱。后来，公司效益每况愈下，就没给了。可他记得，一共就给了不到四年，不到四万块呀……

小说

我劝你做个好人

胡先友

大牛吃了碗面后，突然就想做个坏人。

大牛偶尔去街头老朱面馆吃顿面，慢慢跟精瘦的老板老朱混熟，加了微信，方便联系。

早上，大牛吃面归来，觉得肚子咕噜噜地响，赶紧上卫生间。出来不久，肚子又一阵翻江倒海，立即再跑卫生间。一上午连跑七八趟，拉得大牛直不起腰。

大牛开始怀疑吃的大肉有问题，没吃之前精神抖擞，吃过之后浑身无力。想必是天热加上面馆客稀，当天卖不出的大肉舍不得扔，隔天再卖，就容易变质闹肚子。本想给老朱发微信提个醒，可肚子又疼拎着裤子来回跑，加上洗澡换裤衩就忘了发。

大牛挣扎着去隔壁药店买了盒止泻药。直到傍晚，肚子才终于消停下来。大牛觉得有必要和老朱说一声，便在微信上写道：变质的大肉别卖了，我早上吃了拉肚子。

片刻工夫，老朱急急忙忙跑来，说我家大肉面吃的人多，怎么可能变质？

脸色灰黄的大牛不悦道，我都拉得快脱水了，发微信，不是要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急着撇清责任。

老朱叹气，说都是熟人，我就说实话吧。最近生意不好，在店里没啥事，看了你微信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你可是昨晚吃了啥不干净的东西？

大牛撇撇嘴，说别打岔。你承认一下你的大肉变质了，会死啊？

老朱不乐意了，说朋友，你得拿出证据证明是我的大肉有问题，我才认。

大牛说，马桶哗啦啦一冲，还拿啥证据啊。我就这么和你一说，以后注意点。

老朱脸色立马阴下来，说你没有证据，怎么能一口咬定是我面馆责任呢？

大牛翻身起床，一把将止泻药拍到桌上，说我都拉得没了人形，你不安慰一下也就算了，难道我红口白牙会赖你不成？

老朱扫一眼药盒，说这玩意儿不能说明与我店有关。

碰到这么个一根筋，大牛哭笑不得：那你说我本来好好的，咋会拉肚子？

老朱双手一摊，说，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蛔虫。

大牛说，我买药都没找你报销，好心提一句，你不自查自纠，还倒打一耙，我劝你还是做个好人吧。

老朱眉头一扬，说你买药是你的事，坏我名声，我不接受。

空口无凭，再谈无趣。大牛有气无力道，虽然买药没几个钱，身体受点罪也罢，但是别的食客再吃坏肚子，恐怕就没我这么好说话了，你走吧。

老朱耸耸肩，说既然大家撕破脸皮，没凭没据想搞事，我也不怕。你劝我做好人，我还劝你别做坏人呢。

大牛像吃了只苍蝇，尴尬间想起了什么，去卫生间，出来后重话轻说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换下的裤衩还没洗，你等着，老子就做回坏人给你看看。

老朱见了，眼神惊慌，身子踉跄，像个正泄气的皮球。

心一软，坏人还是没做成。夜深人静，躺在床上的大牛想起小时候爹曾说过：做人就要做好人。直到长大后，大牛才发现做坏人容易，做好人太难了。

世事难料，一语成谶。又过了些天，大牛路过老朱面馆，见几位大盖帽进进出出，门口围满了人在指指点点。一打听，是有食客举报老朱面馆卖变质大肉。食客见吃坏肚子也不废话，径直去医院检查，拿到粪便化验单，举报电话打给有关部门。食品安全大如天，上面立即派人调查，证据确凿赖不掉，面馆停业接受处罚。大牛心里五味杂陈，想笑却笑不出来。

不久，大牛在菜市场碰到在同一摊位买菜的老朱。大牛懒得理睬，老朱却讪笑着说，兄弟莫生我气，当初若坚持听你的，就好了。

大牛的心，像被推了一把，委屈得不行。想起被冤枉的情形，便没好气地说，我是坏人，我闹肚子我活该。

老朱挠头，说兄弟，我是当面骂你，回去撤换，生意做得战战兢兢。但有初一就会有十五，心怀侥幸还是没能躲过去。

大牛叹气道，你现在才明白这个理？

老朱眼神忧郁，说兄弟你是好人，良药苦口啊。

大牛眼睛有些湿润，起了皱褶的心，被这句话熨平。

沉默片刻，大牛问：你说是我好人，那举报者算不算是坏人？

老朱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无言以对中拎起蔬菜悄然离去。

因为一碗面，大牛在坏人、好人间徘徊，差点没了方向。做人难啊，至于该做什么样的人，还是交给时间去验证吧。

小说

诗与画

扬子楼　大染坊
水锅炉　老银行
还有照相馆和钟表店
老街三选区
记忆深处的原风景
收纳多少旧时光

流冰/文图

初夏歌

袁孝友

清晨，阳光
鸟语，花香
大地披绿装
心儿多爽朗

油菜，麦芒
鸡雏，鹅黄
午季谷满仓
家家喜洋洋

逮鱼，插秧
垂柳，瓜长
鸡鸣农事紧
牧笛炊烟长

诗歌

一滴沉默的雨

——读庞白诗集《落进大海的雨》

青果

诗与远方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，诗歌是一种能带人到达远方的载体。但，很多诗歌就像是白话的载体，就像许多食材摆在宾客面前，鱼虾还会游泳，肉是刚屠宰出来的，蔬菜还滴着水珠……还不能称之为佳肴。但手捧庞白诗集《落进大海的雨》就像面前摆放着一桌文学的佳肴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

我不会写诗，读《落进大海的雨》，其中的某些句子总能触动内心某处，与心灵产生共鸣，仿佛一场雨从心而降。这场雨，关于光，关于时间，关于风，关于山河……在这本诗集中，一束光可以让人浮想联翩，“多么喜欢那束光，棍子一样打在脸上/这让我想起童年/那些既平常又光怪陆离的往事”，在那束光里，往事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又纵情掠过，走在光阴中的我们能留着些什么呢；在诗人眼里，路边的石头会开花结果，会沉默思考，是一颗有思想、有追求的石头：“它们的结实、沉默/终会像尘土一样/慢慢飘起，飞离大地/飘落四方”，这样的诗句给人无限联想，也是诗人对于世间万物的遐想；诗人遇到一颗《露珠》：“闪闪发光，像村里的银发老人/它们的闪烁明天也像受了伤的男孩”，诗人想对它们说些什么，但又什么也没说。说或者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心里的话已经在心里说了，语言只不过是虚无的。

这滴《落进大海的雨》不声不响，看尽人间繁华与悲凉，“这一天，烧下的每一张纸钱/都像一锭银子/压在阳光够不着的缝隙/像死者/告知这个世界眼下的悲凉”，诗人的悲悯情怀落在每一个文字缝隙里；这滴《落进大海的雨》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忧伤，“这样的夜，你是不是会关心一些遥远的事/是不是折一朵花也伤神落泪/是不是睁眼江湖，闭眼沧桑。是不是这些往事/正好区别于世上的所有苍茫”，全诗没有说忧伤却处处让人在这个夜里想起那些曾经的过往；这滴《落进大海的雨》在时间里，在生命中沉默，“唯有山川可以，告诉我们/它的沉默”。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会不自觉微闭上眼睛，在文字营造的诗歌世界里天马行空。

在这部诗集里，很多是诗人写的游记诗歌。读诗最害怕的就是作者要把读者带到哪里，就像搭乘一张有明确目的地的车票，那样的诗歌简直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贩子。更有甚者要把心里的话都直白式宣泄出来，让诗歌更像一封拙劣的告白信，而读者就是他的情绪垃圾桶。谁愿意无缘无故成为你的垃圾桶呢？好的诗却有一种非常人能理解，非语言能描述的神秘力量，让粗鄙的情感变得细腻，让不知所措的情绪抵达某个安静的彼岸。在《落进大海的雨》中，诗人是沉默的，是内敛的。诗人带着诗歌，诗歌带着我们，在家乡的山水之间游走，游走在更远的远方。诗人要告诉我们的，不是他去了哪里，看到了什么，而是他在思考什么。我们看到一个对着身边一切事物发呆的诗人，看到一个行走在思想深处的诗人，可是作为一个诗歌读者，我不愿意像个偷窥者去揣度诗人的内心，我更愿意在诗人的诗里行间肆意行走，更愿意走在一滴雨，一场雪，一座桥，一条江，一阵风中不断抵达，抵达那个谁也说不清楚邮编和地址的远方。

评论